

## 你在读什么书

## 轻轻叩开悦读之门

——读《读书与藏书：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读史》

胡胜盼



学者杨早说，“书房的构建，是主人精心铺设的阅读路径，通向自己想抵达的境界。”书房，对于喜爱阅读的人来说，始终充满吸引力。名人书房，更是多了一份神秘感。因此，资深书评人绿茶新作《读书与藏书：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读史》（以下简称《读书与藏书》）的出版，也就烙上了“呼之欲出，应运而生”的深刻印迹。作者走访27位中国

当代文化名家，围绕读书与藏书展开深度对话，在书房这一富于智识的精神空间中，与书房主人畅叙个人阅读经历，阐述读书观与藏书观。《读书与藏书》，从书房里的私人阅读史出发，记录下当代文人风貌与时代之声。翻开书卷，读者将窥见中国当代文人之心。

“我断定他的前身就是一条书虫，一条吃遍万卷书、深知书滋味的虫。”李敬泽先生如此评价绿茶。作为参透书滋味的“书虫”，《读书与藏书》闪现的文字色彩是清新而自带光环的。这27次坦诚交心的对谈，本是作者一力促成的雅事。所以，行文洒脱，字里行间难觅官腔套话痕迹，不是冷冰冰的新闻采访，而是文人老友的谈天。书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极有水平，每一份回答也都是极为真诚。阅读经历、童年启蒙、读书喜好、书房变迁、读书与写作、阅读与生活的关系……在娓娓道来中，文化大家的读书取向，藏书方式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书中，既有绿茶和书房主人围绕读书与藏书展开的畅叙幽情，也有各具特色的书房实景照片，还有作者为每个书房手绘的趣味盎然的插画，图文并茂间，带来满满的现场感，读者任意穿梭于一个个充满希望与力量的角落，流连忘返。

读书与藏书不仅是风雅情志，且是保有高质量独处的方式。作为普通读者，眺

望名人书房，不能不生发出一种窥探欲望。事实上，不同文化名人的书房也自有不同的文化脾性。这种文化脾性多少可以帮助我们读懂文化人的阅读情怀。爱书人给予书的感情总是复杂的。丢不开，舍不得，于是也就有了“书满为患”。学者陈平原和夏晓虹夫妇，两人都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他们家中，客厅、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墙体都是书架，整个客厅也堆满了书。藏书家韦力的书房“芷兰斋”由相邻的两套近六百平方米的单元房组成，书架均高顶到天花板，书架间只留下了不足一米的过道。赵珩与吴丽娱夫妻的书房是门对门的两套独立单元，彼此的书并不交杂。沉浸于被书淹没的物质空间里，大概是更能找寻到知识带给人的满足感的。文化大家的心理亦不例外。

阅读的世界是广阔的，包容的，阅读使人更理解自己的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说，自己的书房是“用”的书房，而不是“藏”的书房，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本书是因为“藏”而买的。好书不用来读，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暴殄天物”。阅读《读书与藏书》，文化大家们独到的读书心得，读者自是关注的。关于电子阅读，陈平原教授说他并不抵触网上阅读和手机阅读，但片段的、零碎的阅读是必须要有正襟危坐的书斋阅读

做底子的，否则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遣，现在的资讯太多了，没有基础的话，会被资讯流量冲得站不稳。作家梁晓声先生，坦诚自己的阅读启蒙是“小人书”。“对我们家而言，读书似乎再正常不过，就是日常生活，不读书，反而奇怪，我家最大的财富就是书。”画家、作家赵蘅提醒我们要以生活的烟火状态构建自己的阅读谱系和知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梁鸿在提到对书房的藏书做取舍时，她总会想到自己也是写作者，不知道别人在整理书房时，自己的书能否被保存下来。在她看来，“我想霸占你的书房”，是对写作者最大的警醒。写作者的这一警醒，或许也应该唤起阅读者的思考：究竟应该让什么样的书，霸占我们的书房呢？

读书与藏书，是爱书人无论如何也说不完的话题。绿茶几乎会跟每位书房主人谈及身后藏书如何安置，这是一个让所有人感到无奈的问题。有人表示已经在为藏书找去处，也有人表示生前做自己喜欢的事，身后就随它顺其自然。说到书的去留，肖复兴说其实每本书也有着自己平凡或不平凡命运。如果你也曾对“为什么读书？”“为什么藏书？”“读书有什么用？”“应该读什么书？”等问题有过思考，那就不妨随绿茶一起走进名人书房，听听书房主人会怎么说。

## 痛苦着的你，是最生动的你

——读吉野源三郎《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有感

陈德清

最终选择在那场读书会上共读《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一是因为书中小哥白尼、北见、浦川、水谷四人的友情实在太清新美好，勾起了很多年少时的清澈记忆；二是因为书中涉及的校园霸凌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社会话题。

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课堂真的太缺乏情感教育。而早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就已经有这样一本小说来给国民当做教材。在军国主义盛行的彼时，依然有日本的教育学者以少年友情为镜子折射出他们对军国主义的抗议。抛开历史背景，只论书中的友情，作为成年人，我们依然要深感惭愧：在我们的成长之路上，真的有好好经营过自己的友情吗？而我们的少年们在处理友情危机，在维持年少友情这件事上，到底懂得多少？

书中所描述的“校园霸凌”现象，在过去了一个世纪的当今社会，依然普遍存在于校园角落。直到近年来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少年的你》的上映，国家各项未成年人保护法规的颁布，校园霸凌逐渐被重视起来。然而校园里，成绩分数的残酷竞争从来没有消停过。我们很少有时间真正推广情感方面的教育。然而校园“内卷”的可怕在于，学生能有多少自由阅读的时间……

作为教师，我只能通过这样一场周末的读书会，告诉那些像我一样在少年时代被霸凌过的孩子，当你被欺负的时候，当你被一再欺负的时候，你不要总是怀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相信将来换了一个环境，你会获得一种新的呼吸，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自己，收获新的朋友。

很多时候，你被欺负，只是因为你的与众不同。大众都会有一种趋同性、从众性，作为异类，你只是无意触动了大众心里的一根弦而已。

而学生年代，也总有人站出来帮你，像小说中被长期欺凌的每次只能含着泪无声面对霸凌者的浦川，也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冲

出来，保护被殴打的朋友。

也许我们无法拥有小哥白尼舅舅那样暖心的成长陪伴者，但是尽早读更多的书，里面的智慧，和文字的温度，也许会给你孤寂的成长之路带来一点温暖。

无论是艰难成长的少年时光，还是成年后的人生之路，我们都要经历很多痛苦。在治愈伤口的过程中，我们耗尽了能量和情感，我们在自己身上剥夺了太多的东西。很多人到了三十岁之后，心中的情感已经破产。再加上不停地加班，孩子、老人的照顾，各种世俗琐事要处理，我们终于变成了年少时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信息时代的各种碎片化阅读、快感式刷屏……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住进了“信息茧房”，而这一代年轻人很多都彻底沦为了“宅男宅女”——人际交往成了一种负累，友情成了一个陌生的名词，甚至“爱无能”都成了潮语。

是的，如果你还在为一种爱而痛苦，那

么一定要珍惜痛苦的时刻。正如小哥白尼的舅舅在笔记中所写的那样：“内心感到痛苦，我们才能认清人原本应该是什么模样”。而我们为了不让自己痛苦，不去爱，不去付出，有的时候等于浪费了自己的光阴。而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

你充满痛苦的时候，别让那些痛苦消失。你承受痛苦的时刻，也是你的生命最生动的时刻。

成长是一件疼痛的事。无论多么努力，也许你都无法避免痛苦。有些苦痛又那么偶然而不可控制。亲爱的少年，很多人都是带着伤口行走。

而这一场读书会，对于我个人来说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坐在同窗好友的身旁，和他们共读这本书，当着那么多读者的面，说出自己年少所受的伤害时，我终于可以对那个架起被人踩过的自行车，独自踏着脚踏板，在夜风里流泪的，年少的自己，说一声：再见了。

从此，惟愿道路悠长。

## 时光里的身高线

慕然

每一圈年轮，都是岁月画下痕迹，每一道皱纹，是日月盖下的印章，飘逝的落叶，记录着光阴流转，而门框上深浅不一的身高线，则刻下了温暖的记忆。它们犹如五线谱，配着时光的留声机，唱着曾经的歌谣。

那一年，在剧院入口处，我踮着脚尖想超过检票口的一米线，惹得父亲大笑：“那是免费线，超过就要买票了。”那时候，我天真地认为那道线是成长的标记，成长后意味着可以像父母那样，拿着票，递给检票的阿姨，那是种长高后的仪式感，融入了理想自豪。每个孩子都渴望成长，可是成长过后却把无虑丢在了童年。多少年过去了，舞台上大笑的小丑摘下面具后那憔悴的面容让我记忆犹新。对号入座，父亲把位置给了我，自己站在最后一排，被前面站在条凳上的人挡住了视线，

整晚只看见一排晃动着的后脑勺。散场后，我又跑到门口那身高线下，站在一米线

线下，挺直了腰板。回家后，在简陋的门框上，父亲画下第一条标志着我开始纵向成长的小横线，后来，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让我站在门框旁给我量量身高，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踮起脚尖，试图让那条线往上升一点。这些身高线见证了我的成长，那一道道长短不一的横线如此亲近，每一道的背后都是一段记忆，它们就这样将我的童年成长印记悄然刻下。

那个春天，刻下的身高线正好一米。父亲把我举过头顶，护着我，我踩着父亲的肩膀，出去溜达，我指着那一条条道路，问父亲它们通向哪里。父亲告诉我，它们通向远方，通向希望，那时我根本听

不懂，只是觉得踩着他宽厚的肩膀，总

能看的很远、很远。我的身高线与父亲身高的标记齐平时是个秋季，那一日，阳光的照耀驱走了秋寒，劳作而归的父亲擦干了满手的泥土，为我记录下新的身高线。可是，当父亲站到门框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已经达不到之前的高度了，悄悄矮了半截，鬓发也开始斑白了，额头的皱纹也如同那一道道身高线，越来越多。

我去远方读大学那天，提着行李离向父母告别，当脚步迈出门框的那一刻，我停了下来，让父亲记录一下身高。这时，母亲又拐进厨房，端着一盘子水饺过来，徒手捏起水饺，塞到我的口中，看到我嘴里塞满了水饺，父亲笑了，母亲也笑了：“多吃饭，换个水土还能长个。”

前几年，我们搬了新家，离开老屋那天，父亲和我还是那么默契，我负责站立，他负责画线，画下了最后一道身高线后，我和父母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刻度线前拍照留念。看着父母日渐佝偻的身躯，我特地把双膝微曲、弯了弯腰，以此缩短我和父亲的身高差距。“站直了！”父亲笑道：“还记得你小时候垫着脚尖想长高吗？”父亲的话让我鼻尖一酸，不知不觉，父亲比我矮了一头多。

那身高线之后好多年都没有更新过，前几日，我带着儿子回老屋，看到院子里的树木正吐露着新的芬芳，门框上那一道道长短不一的身高线，是如此亲近，一条线，便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每一笔都是值得心灵去投靠的地方。我刚想在门框上继续刻下儿子的身高，倏然发现，他早早跑到门框前，笔直地站立着，期待的眼神投向他父亲。